

1

火箭发射场设在威麦拉¹，四周是我们居住的铁皮小屋。由于发射不时失败而发生的爆炸，使发射场上布满坑洼。但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迥然不同，坎坷不平的地面干燥缺水，不是那种泥淖。每当拂晓或黄昏，这里给人一种荒凉的印象，使人觉得这一带风景的特色，不过是一片黑黝黝的平坦土地，以及几根歪歪扭扭的钢梁罢了。可是，至少还有一个人曾经说，在这种景色中他看到了美妙之处。这人那时正在画一幅画，并希望有朝一日这幅作品能挂在泰特美术馆²的画廊里。

我不知道他是否完成了那幅画。我只知道打那以后，他仍在赶着画那幅《精神病患者的休假》。据他说，这是一幅表现孤独与寂寞的作品。当时他正深陷在孤寂之中。那时，火箭还没有带着震耳的尖啸声冲天而起，到处是一片沉寂。荒野给人的空旷而压抑的感觉，从铁丝网外不断地渗透到发射场里来。

这地方真是少见。大部分人都在诉苦：日头太毒，天空没有一丝云迹，亮得令人眩目，太阳日复一日地烘烤着铁皮屋顶。风终日不息，卷起遍野的尘埃，有时搅得天地混沌，

1. 威麦拉：地名，在澳大利亚。

2 泰特美术馆：英国伦敦的著名美术馆。

太阳成了一只生了绿锈的铜盘。人们都认为，倘若这里有充足的水，情景就一定会好得多了。

如果向西远眺，除了每隔一百英里耸立着一座用以监测火箭飞行的雷达以外，千里荒漠之内杳无人烟，让人觉得挺有意思的。

除了母亲没人给我来信。她在信里问我，在一个象我所描述的不毛之地，我们有什么话题值得一谈？我告诉她，值得谈的东西很多，譬如速度程序的编排、燃料和太空冶炼技术、轨道以及高速旋转引起的移位，等等。当然，还有不少可谈的东西，不过恐怕技术性太强了，她不一定弄得懂。

我不是傻瓜，不到六个星期就明白了那里的生活。每天不是跟着一些人围着火箭转，就是随一些绝妙有趣的人外出。前者都是些蓄着大胡子的教授，身穿肮脏不堪短裤的数学家，秃顶脑袋上戴着太阳帽的化学家，还有那些大部分头发似乎错长到胸前的物理学家。后一种人，在他们还没有提笔画可笑的图画，或是着手写信讨论如何演奏双簧管的时候，就可以看出他们神经质的精神状态。一旦你谈起某些有趣的事，譬如新的过氧化硝酸对比公式，他们就会往后退缩，似乎你背后有什么东西在蠕动逼进似的。他们在这里不会呆上很久。在整个威麦拉，唯一能使人保持神经正常的就是火箭了。

很难想象普通人对火箭有多么强烈的兴趣，他们对两枚火箭之间的差别，是异常敏感的。而我们这些在这里呆了半年以上的人，却对火箭抱有一种近乎反感的态度。这儿有美国人在进行宇宙探索；有美军太空医疗研究室，他们用鼠和猴子做试验。我们只限于搞地面控制，将一枚枚火箭依次发射出去。我想，这总会是有益的。难以理解的是，当人们对

某些事情伤透了脑筋和深为不满时，竟还能头脑清醒地进行工作。

那些发射出去的火箭，只有半数是载人的，政府并不知道这个情况。仅有的几次死亡事故，都归咎于资金不足和设备匮乏。话又说回来，我们的处女航若有皇家空军的帮助，并且能得到与原子能研究一样多的经费，我们早就赶在美国人发射人造卫星之前登上月球了。

一般人大概不了解，美国人1954年发射的那颗人造卫星，一直沿着半径为一千英里的轨道绕地球飞行，表面上是为了中转地面的通讯信号，实际上是为飞向莫斯科的洲际导弹制导的。在我谈论这些情况的时候，关于卫星发射的消息才刚刚透露出来，而在此之前就知道内情的只有俄国人。他们在1949年就建立了一个雷达观测系统，监测着天空的每一部分。1955年他们也发射了人造卫星，其轨道在北纬四十九度穿越美国上空。由于美苏双方都没有放弃自己的打算，并装出对发生的情况一无所知，只是在暗中对抗，所以在我离开地球的时候，这一切仍被视为军事秘密。

在威麦拉，我们既激动又生气，把自己比作德雷克¹、罗利²以及伊丽莎白一世³时代的人。当时新大陆⁴仍是列强纷争的目标，他们也同样不得不卷入与其他国家抗争的漩涡。那些国家投入数以百万的金钱，用了二十年时间进行规划和组织，装备起庞大的“舰队”。而他们也是靠着那点可怜的

1. 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 (1540—1596)：英国海军上将，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著名航海家。

2. 沃尔特·罗利爵士 (1554—1618)：英国探险家，早期的北美殖民主义者，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

3. 伊丽莎白一世 (1558—1603)：英国女皇。

4 新大陆：指美洲。

资金，仅向政府透露了一半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就干了起来。想到这些，真令人激动不已。我们建造了两枚巨型火箭，能以每秒七英里的高速摆脱地球的引力，而且还有余力返回地球。但整整一年我们却按兵不动，因为没人能想出申请购买天文摄影仪器的正当理由。这种仪器能使我们在环绕月球时拍下月球的近距离照片。直到人造卫星的有关消息经军界泄露给政府要员之后，我们才得到一台象样的装有五英尺反射镜的望远镜、一台一千千瓦脉冲的雷达定向仪。

至于我现在要告诉诸位的 M76 工程，要想躲过那些来访政治家的眼睛，瞒住财政部的官员以及我们这里愚蠢的警卫，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搞一个供水工程，掘一眼深井，再建一个水塔，然后借口不出水而宣布报废。这样，就可以把 M76 工程匿藏在巨大的水塔里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将矗立起来有两百英尺高，底部直径达五十六英尺的火箭隐藏起来呢？

有时，我们也大动肝火。难道来自帝国十六所大学最聪明的脑袋都是废物，竟然无人能解释为什么要给火箭准备三个百吨液氧罐，据说火箭最大的起飞载重大约有三十吨。我记得留着胡子的马克斯韦尔教授，攥着扳手，脸上淌着汗，短裤用一条在学校用的旧领带束住，裸露的肩头在阳光的暴晒下脱了皮，他举起双手仰天喊道：“给我金属材料，就凭这十个手指，我要造出罐子来！”他几乎是真的做到了，至少是靠着原先设计和建造的厚铝板冶炼厂初步完成了这个任务。以后，我们切开了三十加伦的钢铝罐，按照我们的要求重新制作这些罐子，把它们象胶合板一样一层层叠合在一起。

在水塔的掩护下，M76 工程在进行着。我想，可能只有

出现谋杀才能解决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终结束，才不会看到数学家们为设计火箭的轨道而永无休止地争论下去。他们各自都有一套自己精心计算过的曲线，那是有关火箭运行的轨道；每个人都发誓说，这是目前力所能及的最佳方案。有的轨道从太阳那一端开始，走一条之字形线路，下降后再回旋上升，然后一路经过金星、月亮，绕过火星往回转，大约两百天左右返回地球。持反对意见的人说，这螺旋形的轨道美则美矣，但太空船一旦按这轨道飞行，就不会有其他太空船跟着飞行和返回了，这是一条孤单、危险的路线。在我的心目中，太阳系仿佛被许多绚丽的飘带装饰着，宛若新年晚会上——对对旋转的舞伴。

眼下我们只有一艘 M76 太空船，在可以预料的将来也只能是如此。一朝 M76 成功地上了天，并带回有关生命的照片，即令火星上没有城镇，那也是举世瞩目的事情。要是大不列颠的国旗飘着经过三个星球，我们就一定会得到政府的支持，再建造一艘太空船。

两枚每秒飞行七英里的火箭的准备工作搁浅了。在最后一天，也就是要开始进行太空冒险时，才发现购买自动摄影装置并未对设备种类做任何说明。当飞船驰向火星时，这些设备将拍下月亮的照片。进入火星轨道后，将拍下火星表面的照片。但用同样的方法拍摄金星，底片上只是一片云海。

马克斯韦尔站在水塔里，仰望着几乎填满整个水塔的高耸的火箭说：“当我想到要是往帐目上再添上三百万英镑，就能在火星上着陆了，这真叫人想大哭一场！”

马克斯韦尔是数学奖的获得者。他提出的计划和运算出的轨道，是我们名符其实的“逃脱委员会”所唯一采纳的。

他将负责指挥和操纵太空船，最重要的是使它返回地球。

我对未来的飞行很感兴趣。六个月来我一直在跟宇航座椅打交道，这是任何想成为 M76 飞船机组成员的人都要做的事。先是把座椅调整到最舒服的位置，然后是操作，这时就显出技能对熟练操纵飞船是何等的重要。我操作得挺不错。我当时是燃料工程师，曾经制造过一枚合乎规格的火箭。为了使我们的兴致不衰，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将这样一枚标准火箭发射到边远地区去，让它在行政管理大楼上空连翻两个筋斗，栽落到离大楼不到一百码的地方。等楼里的人把耳朵里和纸上的玻璃碎屑收拾干净后，我就向他们解释那是因为不合规则的点火造成的，再不就是因为仪器或我的一位副手出了点差错引起的，这样的事故以后不该再发生了。也许 M76 飞船是个例外，我真为它捏了一把汗。这艘飞船需要一位燃料工程师，这是很重要的。假如有人劝我去，我是一定会去的。

我的谦虚终于得到了报答。经过一个晚上的研究，“逃脱委员会”公布了最后确定下来的宇航员名单。我的名字列在第二，紧跟在斯蒂芬·马克斯韦尔后面。那天晚上我去了酒吧，度过了一个最痛快的夜晚。

两星期后，我们七个人钻进飞船，躺在各自的座椅上。外面，有人拉动了起飞触发器。

2

我出生在曼彻斯特一个富足的家庭里。电车从门前驶过，左右近邻是一家文具店和五金店。家门前狭窄的玻璃窗上写着：詹姆斯·霍尔德食品商店。

倘若有人认为曼彻斯特街道的一个屠夫兼卖肉商的家庭算不上是好的人家，那就是太不了解曼彻斯特这座城市了。这儿的商人是实力雄厚的中产阶级中最殷实的部分。那家商店连地产在内都归我父亲所有，从未抵押给任何人。拿联合商店来说，不管有多少分店，情况都是一样的，除了雄厚的资产以外，其他一无所有。父亲拥有的店对购进的牲畜，不论死活均付现款。我们一家就住在店铺的楼上。

终于有一天，商店的招牌改成了“詹姆斯·霍尔德父子食品商店”。这个儿子不是指我戈登，而是艾伯特，家里的老二。他对猪肝有特殊的爱好。他的左脚天生畸形，这使他能免征入伍。长兄吉姆，这个可怜的人丧生于阿拉曼¹。我排行老三，只关心自己的事。

我敢断言，呆在曼彻斯特肉铺里的父兄，一定会养得身宽体胖，就象宰割前精心饲养过的牲口一样。我从曼彻斯特工学院毕业后，在一家航空企业工作，但还是与母亲和家人住在一起。我对肉极为反感，有一段时间转而吃素。吃素对

1.阿拉曼：埃及地名。

谁也不会造成什么痛苦，可是由于参加骑自行车比赛，这吃素还引起一些麻烦。

在曼彻斯特若想认认真真学骑自行车，那早晚会成为当地一个俱乐部的成员。学骑自行车就是为了要在比赛中争雄斗胜，假如一次都不敢去尝试，反而耗光了自己的精力，那便是一种浪费。经过训练，我参加了一次比赛，并且赢了。不过我没考虑过比赛获胜而产生的影响。当地的晚报对这事作了如下报道：“屠夫的儿子在自行车公路赛中，为素食俱乐部赢得了胜利。”

艾伯特后来告诉我，父亲对这以后发生的一桩事有些不解。那是一个星期二，他们卖出的肉是平时的两倍。不断走进店里的顾客，一边买肉或排骨，一边转弯抹角地打听各种各样有关素食的问题。最后进来的顾客，腋下夹着张报纸，有意把标题显露出来，让人一眼就能看到。这成了我们家庭无休无止的口角的发端。

我推迟了应征入伍，这并不能使情况有所改善，但我可以完成自己的实习。在那个时候，我仍然住在家里。看上去我这个套在家庭脖子上看得见的重担，在将来某个时候，会给家庭的自豪感带来某种打击。因此我想，若把那个广告给父亲看，他会为摆脱我而高兴的。

那是一份有关招聘去威麦拉的工程师的广告，而我正好符合招聘条件。首先我要到远离祖辈生息之地的另一个地方去经受特种训练，然后从那里离开地球，这差事所以能吸引我，主要是我一直被入伍的事纠缠着，我拖得时间越长就越不可避免要应征入伍，前景就越是不妙。去威麦拉要签订永久性的工作合同，这似乎能使我彻底逃避服役。

人是个难以理解的东西。我原本以为父亲会因我的离去

而高兴，象克伦威尔¹那样。他会说：“我们受够了你，看在上帝的面上，你走吧！”相反，他发现了我有这个念头，就一个劲地反对，甚至不惜损害他的切身利益。

他说，年纪轻轻的就到地球的另一端去，是不会有什好下场的。他布道式的劝诫对我影响颇大，效果奇佳，以至我开始怀疑：父亲站在他曼彻斯特肉铺里看到的世界，恐怕与坐在政府办公室里撰写这则广告的官员们所设想的世界是迥然相异的。照他的说法，象我这样主张走出家门的年轻人，无一例外地要沉缅于威士忌，注定要在马来亚充满瘴气的丛林里染上热病死去。临终前将无依无靠，无亲无故，身边连一个白人也没有。

母亲听他那么一说就哭了。在这次劝说中，母亲哭了许多次。我一直闹不清楚她到底为什么哭，是怕自己的小儿子要死在丈夫所描述的那种骇人听闻的环境中，还是不忍看到家里的男人老是吵闹不休，不能取得一致？

艾伯特说：“他要想走，就让他走。为什么不可以呢，这至少有一个好处，可以给家里腾出一间卧室来。”

我不放弃自己的打算，父亲也不就此罢休，越争执下去事情也就越清楚：我们双方谁都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我简直无法相信，人们围坐在会议桌前谈判时，最后一定能达成协议。我和父亲的舌战就是一个实证。起初去威麦拉仅仅是想法而已，还打算再权衡斟酌一番。当父亲郑重其事地表态，如果我一意孤行就与我断绝关系，并从他的遗嘱中将我除名以后，我便写信要了一张去威麦拉的申请表，当着他的面填写了，并寄了出去。这场争论就这样结束了。

此事就此成了一个原则问题。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真的

1. 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军人，政治家。

下了决心，要在威麦拉度过余生，也闹不清这一切是否纯属偶然，反正后来我确实是从富丽堂皇的伦敦政府办公楼里走出来，茫然地看着捏在手里的卡片，那是去澳大利亚的单程飞机票。

父亲说我是一个白痴。我离家以前，从布里斯托尔¹的火箭学校回家向大家告别时，发现父亲看上去老多了，在浴室里他一边刮脸，一边自言自语，说我可能要花几年时间才会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傻瓜。后来，我就不知道他的情形了，我想他一定还是老样子。我与另外二十个人直飞威麦拉，途中连停下来看看金字塔的机会都没有。

真是自投罗网。我从来没见过沙漠，这地方实在怪异，荒凉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我后悔了，担心父亲的话真的会应验，因此我下了决心，在这里非成功不可！我们这些可怜虫，不管干什么总会有人出来说三道四，甚至比这更甚。当我知道在那些叫人腻烦透顶的科学家中有一位准备教我有关航天方面的高等数学时，真是欣喜若狂。回顾这段经历，我似乎整整昏睡了两年，除了火箭、图表、数据以外，我是一无所知。

经过很长时间我才渐渐感到，自己开始扎根于这片沙漠了。以后我便慢慢苏醒过来，回到了现实中。我明白自己虽是一些人的掌上明珠，并在他人眼里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在多级火箭的推动下扶摇直上，但仍无法把这一片黄沙如浪、尘埃遮目、炎日炙人的沙地，改造成田园牧歌似的仙境，使这里出现姣美的少女，两岸鸟语花香的河流，以及四月里才有的阵雨。

我迟迟才认识到这一事实，而且认识得很不清楚。我竭

1. 布里斯托尔：英国港口城，也是宗教及大学城。

力使自己相信，父亲的话是不对的，不管怎样，在曼彻斯特的肉铺里，他是不可能想象出威麦拉的情景来的。

事到如此，在地面上我已别无他路可走，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 M76 飞船直飞天外。也许造成眼前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我们中间的有些人对自己行动目的全然无知，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五个人躺在座椅上，听任外面的人拉动起飞触发器了。我们谈论并回忆着德雷克和罗利，联想到美国的竞争、新伊丽莎白时代¹，想到我们将成为这个时代的探索者和先驱，但我总觉得其中有不可捉摸的奥秘。正象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人一样，他们虽不承认移居的原因是受不了贫民窟的可怕生活，却迁徙到了一个更加可怕的地方。如果留在原处而不远走他乡，设法碰碰发财的运气的话，那就一定会死在贫民窟里。

1. 新伊丽莎白：指伊丽莎白二世，英国女皇，1963年即位，现仍在位。

3

人们大概不知道置身火箭中飞升的滋味，总喜欢把这跟射出的炮弹、喷气式飞机的起飞，还有其他种种在程度上明显不同的飞行混为一谈。其实，火箭的飞行是与众不同的，给人的感觉是更难受而不是越来越舒服。

飞船简直是一个怪物，起飞时是头朝上，降落时是尾部向下，移动起来一阵阵痉挛，出发时象只漫不经心的蚱蜢。有时它也会晕头转向，不辨东西，其他时候便是东游西荡，飘飘忽忽，首尾颠倒。不顺利时还会象陀螺似地旋转。若有足够的想象力就可以设想两个乒乓球运动员，一个在欧洲，另一个在美国，球网置于大西洋正中，飞船就象这两个运动员之间悠然往返的乒乓球一般。

进了飞船，我们坐在橡胶衬里的座椅上，系好安全带。我曾经看过一部太空旅行的影片，看到过人们是怎样乘太空船旅游的，那些人钻进看上去象飞机座舱的内舱，坐在舒适的位子上，当推进器发动时，他们就进入了梦乡。其实，真正的飞船与这毫无共同之处，其内的空间以及设备和潜艇相象。潜艇内的生活已为人们熟知，置身于许多管道、机器与操纵杆组成的迷宫之中。床铺可靠墙折叠，有的是吊床，就在那些旋转阀、高爆炸力的鱼雷管中见缝插针。这次坐飞船出发的如果不是我自己，我倒是赞成在飞船内部少留些空

间，多塞点仪器设备。我们当中能享受到阳光，观赏到景色的，只有马克斯韦尔和领航员彼得弗，他们在飞船前端的密封舱里。但他们观察望远镜、计算器以及航行表的次数，要比从那六英寸大小的窗口向外看的次数多得多。

飞船的旋转是个令人难受的事儿，一开始就使我们不舒服。我的铺在第三层，夹在空气滤清器和散发着油味、嗡嗡作响的陀螺仪中间。伯伦特·哈普顿和我在一起。他躺在那里，脸上略显严肃地朝上盯着那个泛黄的灯泡。我说他“略显严肃”的意思，是他应该放松一点，但这和我一样很难办到。出发前四周总有些吵吵嚷嚷的声音，搞不清楚我们上面的那帮人是在玩跳背游戏，抑或是在决斗。事实上他们是在各就各位，只不过迟了一会儿，这以后一切就安静下来了。要脱离底下的火箭，上面的人要做不少的准备工作，想起来就象一个若大的水瓶要拔掉瓶塞那样，瓶塞就是这飞船。

马克斯韦尔走到扩音器前。他的声音回荡着，从四围的金属板壁上传来回响。“准备起飞！”他说。“机长在对发动机舱讲话，请报告自动仪在第二阶段起飞前的工作情况是否正常？回答我，霍尔德。”

我看着上方仪表盘上的仪表和按钮，它们被精心排列在我视线所及的地方。我的手脚给那狭窄的座椅束缚住了。对着正好挂在下巴上的麦克风，我说：

“如果仪器不正常，还要我干什么？”

“五，”他数着。

“四，”他数着。

“三、二、一”

我想我们谁也不会想到声音竟会如此震耳欲聋。我感到我的眼睛睁得很大，这并非是起飞令人担忧。一开始，上升

的感觉几乎觉察不到。在这个由金属构成的天地里，只感到了震动和各种金属发出的刺耳的喧嚣声。

灯灭了，灯丝终于承受不了这超负荷的紧张。这可真是 一个了不起的开端。

我同时注意到两件事。一是我们显然已稳稳当地起飞了。我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当我躺在黑暗中时，四下除了听到刺耳的喧嚣声，並闻到机油味儿以外，还感到被一股愈来愈大的力量压进座椅里。再就是我注意到喧嚣声弥漫在可怕的黑暗中。噪音强度越来越大，最后使喇叭和麦克风产生了共振。我用左手指尖小心地触摸着，终于找到要找的按钮，切断了电源。

突然，象黑暗中亮起一道闪电，恐惧猛地攫住了我，按在开关上的手动不了，整个身体似乎给压扁了。

这就是我说的火箭越飞越让人不舒服的情形。任何常规的飞行器，譬如喷气式战斗机，它随着时间每一秒的推移而均匀加速，进而加快飞行速度。加速度是推力作用于有重量物体的结果，推力与物体自身重量的关系是不变的。

那难以忍受的噪音，象光一样笼罩着我，仿佛要把脑袋给碾压碎了。黑暗中，我的脑海里影影绰绰出现了许多人影，形象十分逼真。火箭不断飞升，在极短的时间里它的重量将减轻一半，不用过多久又将减去一半。很明显，起飞时它的速度并不快，燃料的重量堕得它喘不过气来。但它还是在成倍地加速，直插苍穹。

以几何级数增加的压力把我紧紧地按在座椅上，眼前浮现出一个完整而美丽的方程式。倏然我在恐惧中绝望了，两眼一片漆黑。

以后几年里，我一做梦就看见那个方程式，甚至处在黑

暗中，听到喧闹声，闻到汽油味，就会看到那个方程式。

回想起的这些，倒是个解释相对论的好方法。对于那些站在地球上仰望火箭起飞的人们来说，当火箭耗费了自己质量的一半时，它的重量亦减去了一半。

然而，对于身处火箭上飞船里的人，假设火箭所产生的动力是不变的，那么，地心的引力可以说是在成倍地增加，坐在里面根本感觉不到你是在成倍地加速前进。

我渐渐苏醒过来，胸部的酸疼使我烦躁不安，肋骨仿佛在拼命向外扩张，象是离我身体足有三英尺远，然后又收拢回来，直至紧紧挤压住心脏，接下来又开始扩张。我发出粗重的喘息声，让人不敢相信是发自己的胸腔。耳鸣的声音宛若脑袋里有个天使在歌唱。

声音似小气泡般地浮升上来，在周身爆裂。黑暗如同山中的深壑，又象被罩在大钟里面一般。我的意识恢复了，张开嘴尖叫起来。我大可不必尖叫，因为有人代劳。远远地、不紧不慢地一声接着一声，那是人在叫唤。

在充满油味的黑暗里，我的心猛然颤动了一下，意识到火箭并没降返地球——但愿它没有——而是以摆脱地球引力的速度向天外飞去。就象跳伞的人死命拉住开伞索那样，我死命按住与驾驶舱相连的通讯开关。

马克斯韦尔安然无恙，他一听到有个声音在跟他说话，就嚷了起来：“别闹了！”马上有五个声音同时在回答他，他们的声音在飞船的金属壳内回荡。整个通讯系统又一次处在一片振荡不停的啸声中。在这个可恶的黑暗世界中，这真是一场奇妙的恶梦。

通讯开关是我唯一紧紧握住的东西，我反复拨弄它。我听到有一阵打破寂静的轻微声响，上面那个嚎叫的人不是快

死了，就是被那噪音吓得更呆了。从头上的喇叭里传来五个人的喘气声，他们似乎穿过飞船外壳进入了太空。

“ 马克斯韦尔船长， ” 我说。我控制着自己的声音，手指紧按着开关。“ 你可能不知道，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只觉得正在往下掉，随时都会粉身碎骨，你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

“ 解释个鬼！ ” 他说。

令人好不舒服的回答。

有人急切地问：“ 船长，我们正在返回去吗？ ”

我的手指一直没离开按钮，以为通讯信号又要尖啸起来，实际上并没有。除了马克斯韦尔，每个人都担惊受怕，因此大家同时说开了。

“ 我也搞不清楚。 ” 马克斯韦尔说。

“ 船长， ” 我说。“ 你能不能把你所见到的告诉我们？ ”

“ 我只看到光环。 ” 他说。“ 整个宇宙在我们周围旋转，转得相当快，快得辨不清方向。 ”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霍尔德，你听到我刚才的话吗？ ”

“ 听到了。我想事实上你和彼得弗谁也闹不清我们在哪儿了。 ”

“ 笨蛋！ ” 他对我叫起来。“ 你想想，星星、月亮、太阳和行星看起来不过象是绕着一个中心转的光带，我怎么能分辨得清呢？ ”

大家都想对此加以评论，结果麦克风和喇叭再次失去控制。尖啸声又响了，在处于真空的飞船里回响，象是水波在悬在半空的水罐里荡漾，音量不断扩大，频率相应增加，犹如冲天而起的火箭，急速向着声音的极限飞去，越过极限消失在视野外。尖啸声仍在响，人的耳膜已受不住，剩下的灯泡也忍耐不了，震碎的玻璃片哗啦撒落在密封舱里。

4

我们很快抖落了身上的玻璃碎片。下降的感觉依然如故，这是一种无法适应的感觉。应该快点适应才是。由于陀螺仪的作用，飞船的旋转消失了，但失重的滋味更让人受不了。

有个人无法离开他的睡铺。现在用不着提他的名字了，这个可怜的人已经死了。当他想解开皮带时，不禁失声叫了出来。我们只有随他躺在那里，把装有食物的软管塞进他嘴里，然后挤出来让他吮吸。这是在失重状态下唯一可以拿得住、吃得到、对付得了的东西。真可怜，他已不能享用这种美味的胶状食物了。

在飞船的旋转停止前，彼得弗通过潜望镜辨认出，那出现在飞船后面的绿色小圆球可能就是地球。他熟练地计算出那圆球的直径，同时算出飞船的速度。根据绿色圆球和炽热的太阳，粗略算出了飞船的位置，正好在航程的某一处上。

星星慢悠悠掠过我们的窗口，“太妙了！”大伙异口同声地赞叹道。我们全挤在指挥舱里，拿着照相机，象美国游客那样拼命地抢镜头。忽而忙着调整焦距，忽而又竭力使照相机能瞄准窗外的景物，身子就象是在游泳似的，那模样我看真有点滑稽。还是马克斯韦尔结束了这种由于失重而不辨上下的混乱局面，硬说不管看上去怎样，我们的脚下就是“下”。